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詩三

松江袁景文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絶句宗杜格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　我朝國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吾比袁稍闊大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袁勝

楊鐵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詠蚊一首詩末云

東方日出若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蓋言元政酷虐王室如燬而小人貪殘如蚊蚋嘬人脂血至　我明革命人若可以少安矣然明而未螎蚊蚋尚未盡去故閉門而不敢行似有譏切

聖祖之意此首集中不載

袁海叟尤長於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之而空同以爲白燕詩最下最傳蓋以其詠物太工乏興象耳

朱鳳山選海叟詩爲在野集如白燕詩故國飄

琴事已非改作老去悲來不自知聞笛詩雨聲終日過閑門改作羽聲隨處有閑門殊失海叟之意正蘇長公所謂爲庸俗人所亂者耶鳳山名岐鳳是舉人能詩有才名亦刻有小集嘗見其一聯云嗜酒揚雄甘寂寞忍貧原憲厭繁華亦似可誦

我朝如揚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

和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陳拾遺乎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奬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誦以爲絶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

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憮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絶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掌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世人獨推何李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

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俊節亮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亦清圓故當共推此人

顧尚書東橋好客其坐上常滿又喜談詩余嘗在坐聞其言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謂必要學杜則是學其

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耶何大復所謂舍筏
登岸亦是欺人
東橋一日又語客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然
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馬西玄遊西山諸寺古詩十餘首其清警藻絢
出何李上今所刻行一小本乃胡可泉校定者
其全集有詩六本文四本王槐野以此見託恨
余貧薄尚未能入梓余受二公之知最深倘數
年未死終當了此一事此百世大業若使其湮

滅不傳則負二公者多矣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滸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夌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川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

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耳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常明卿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驊騮前者也他如王庸之教李川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鶡冠孟望之洋則大復門人璧之孔門其田子方荀卿之流歟

余在衙門時每坐堂後槐野先生必請至後堂閒講半日偶一日出一卷展視乃顧東橋文衡山蔡林屋王雅宜諸人之作蓋許石城與諸公

遊故得其所書平日之作裝成此卷求槐野作跋語槐野逐句破調無一當其意者蓋此老學杜余嘗聽其論詩必要有照映有開合有關楗有頓挫而南人唯重音調不甚留意於此若近時吳下之作不復有首尾矣使槐野見之又當何如耶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為對其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

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
尒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
爲蒼字南濠不覺歎服
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爲畫所掩世不稱其詩
余家有其畫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
居臨水稱冥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茆
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籬脚
秋虫子母鷄此處風光小𦟝杜可能無我一青
藜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詩者

豈容易可及書學黃子久亦甚佳今質在朱象玄處

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足樂詠者朱野航乃葑門一老儒也頗攻詩在篠匾王氏教書王亦吳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詠此二句主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至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

曰此亦一時盛事也

余至姑蘇在衡山齋中坐清談盡日見衡山常稱我家吳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蓋即匏菴范菴石田其平生所師事者此三人也一日論及石田之詩曰我家沈先生詩但不經意寫出意象俱新可謂妙絕一經改削便不能佳今有刻集往往不滿人意因口誦其率意者一三十首亹亹不休即余所見石田題畫詩甚多皆可傳誦與集中者如出二手乃知衡山之論

不虛也

衡山嘗對余言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門故格調卑弱不若諸君皆唐聲也此衡山自謙耳每見先生題詠妥貼穩順作詩者孰能及之今人作詩如咏一物撇了題目不知說到甚處去又一句說上天一句說下地都不辨有首尾亦無血脉動輒即言此盛唐也此中唐也而見者同聲和之乃知覓一堂上人正自不易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

謂錢氏小兒者是也同愛少美才華且有俠氣與衡山先生最相得衡山長郎壽承即其壻也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見伎女二公若薰蕕不同器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余篋中所藏衡山一畫乃贈同愛者上題云團坐清談麈尾長墨痕狼藉練裙香水亭紈扇歌楊挪奏阮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弟齊梁烟月錦篇章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揮書白玉堂蓋爲同愛之風流宛如畫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亦不

藏宋廣平矣

徐髯仙豪爽迭宕人也數遊狹斜其所塡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衡山最喜評校書畫余每見必挾所藏以往先生披覽盡日先生亦盡出所畜常自入書房中捧四卷而出展過復捧而入更換四卷雖數反不倦一日早往先生手持一扇語某曰昨晚作

得一詩贈君讀寵某曰恨無佳軸得老先生書一掛幅甚好先生曰昨偶有人持絹軸求書甚好當移來寫去即稍一軸補還之可也遂又書一掛幅詩曰高天厚地千年句虹月滄江百里舟君似南宮抱深癖我於東野欲低頭蒼台白石柴門逈寂書聲消陰別院幽自笑子雲甘落寞故人飛欐肯淹留後題云元朗自雲間來訪燕載所藏古圖書見示淹留竟日奉贈短句高天厚地乃孟東野詩中語也

熊軫峯名宇字元性長沙人也性高簡能文攻詩爲松江守有郡齋賞牡丹詩嘗憶得其上半首云和風湛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樹遮正憶桑麻沾細雨更添珠玉對名花詞既妙麗况正是做大守的說話又嘗作絶句二首贈余其一曰文章如畫界中有支天山覺我道區明經緯恢儒竅其二曰文章如白璧春露國王蘭與子共雕琢澤物脉溥溥乎普瑯重其所以屬望於某者甚厚常恨志業不遂終無以報先生矣此

亦郡中故事漫識之

能彰峯在任時適聶雙江亦以御史陞蘇州太守雙江偶以公事來松二公同舉進士又同年中最有才望者彰峯設席於白龍潭欵之遂相與講學各賦近體一章雙江詩曰重陽曾此坐探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楓秋入樹雲垂香稻晩肥田應慚白髮虛琴鶴偶聚黃花泛酒船共笑此生真浪跡息機焉得狎鷗前彰峯詩曰不悟良知定悟禪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涵龍

德光騰漢早事春農玉滿田吹帽最憐憂國士濯纓旋理泛江船金蘭更接同心侶千載風雲雲影前二詩皆清新警拔且中間有無限理趣後有作志者亦可備郡中一故事

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嚴重烏可以人而廢之且憐才下士亦自可愛但其子黷貨無厭而此老爲其所蔽遂及於禍又豈可以子而廢其父哉

余嘗至南京往見東橋東橋曰嚴介溪在此甚

愛才汝可往見之爾時介溪爲南宗伯東橋即差人持帖子送往其貲一行卷上有詩數十首此老接了即起身作揖過方纔看詩至詠牛女情隨此夜盡恩是隔年留等句皆摘句歎賞是日遂留飯後壬子年至都在西城相見拳拳慰問情意殷然後不數至其家見其門如市而事權悉付其子可惜可惜

余在都見雙江於介老處認門生余問之雙江曰我中鄉舉時李空同做提學甚相愛起身會

試徃別之空同曰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爲最汝至京須徃見之故我到京即造見執弟子禮今已幾四十年矣

唐六如嘗作悵悵詞其詞曰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減六朝人耶

王雅宜之詩清警絶倫無一點塵俗氣眞所謂天上謫仙人也所欠者沉着耳中道而夭未見其止惜哉

黄五嶽皇甫百泉之詩格調既正辭復俊拔黄摹寫精深皇甫思致淵永余以爲徐廸功之後當共推此二人世復有異同者正杜少陵所謂不覺前賢畏後生者耶

余赴官南館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董潯陽五言律三首最工今録出以示談藝者

其一曰執戟余方倦摛詞尔獨雄人分兩都別官爲陸沉同長路多秋草虛堂急暮虫更憐他夜月清影隔江東其二曰載筆新供奉承恩舊帝京離宮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問稱書府高談謝墨卿邇來開紙貴知尔賦初成其三曰行行遠送將此去羡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却到鄉千峯在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蘭歲歲芳

余友朱射陂曰藩最工詩但平生所慕向者劉

南坦楊升菴二人故喜用僻事時作險恠語余戊午年致仕南都諸公押衡山鸎字韻詩見贈躭陂後一聯云烟灌野陂滋吠蕙宫城曉月響山鸎其前一句余不能解蓋有所本必非杜撰語但余偶不能省耳終是欠妥其七言律之學溫李者可稱入律

鸎字韻詩獨許石城一聯云買得曲池堪鬬鴨種成芳樹好藏鸎殊有雅思

嘉靖中火災後　朝廷將剏新三殿令兩京各

衙門官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為主客正郎嘗作一詩云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晝子來敢謂鷺鷥能割股願同鷄鴨可消災司空慣見如無物村僕何知歎破財安得黃金高北斗即教三殿麗蓬萊雖則戲謔之辭然有諷有諭切中事情其即所謂六義無闕者耶

余見衡山有飲酒詩一首曰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難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百年唯應騎馬客輸我北窓眠余愛其

有雅致絶似白太傅

余寓居姑蘇時嘗過皇甫百泉小飲百泉次日作詩來謝中一聯云甕非隣舍酒鱠是故郷魚後己巳年余移家歸松王玉遮來訪泊舟河下酒半作詩贈余舟中自取一軸書之對客揮灑立就中一聯云門栁舊五樹江鱸新四腮夫二詩摹寫皆可謂極工但中間稍有不同而體貌殊別乃知詩家作用變出幻入不可以神理推不可以意象測情景日新由人自取巧者有餘

拙者不足蓋若由於天授苟所受有限終不能以力强也

余嘗至閶門偶遇王鳳洲在河下是日携盤榼至友人家夜集强余入坐余袖中適帶王賽玉鞋一隻醉中出以行酒蓋王脚甚小禮部諸公亦常以金蓮爲戲談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歌來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蓋不但二句之妙而鳳洲之才情亦可謂冠絕一時矣

楊升菴云長安大市有兩街街東有康崑崙琵
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巳敵也遂登樓彈
一曲新翻調緑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
及崑崙度曲西楼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彈
此曲移入楓香調中妙絶入神崑崙驚駭請以
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翌
日德宗召之大加獎異爭令崑崙彈一曲段師
日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
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

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
師之藝朱子答人論詩書曰來書謂漱六藝之
芳潤良是但恐舊習不除渣穢在胸芳潤無由
入耳近日有一雅謔可証此事有一新進欲學
詩華容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必須先服
巴豆雷丸下盡胸中程文時套然後以楚詞文
選爲冷粥補之始可語詩也士林傳以爲笑
嘗對孫季泉極稱黄實山淳父之詩季泉曰吾
亦見其詩時有省眼句

近日鎮江一庠友來松乃鄔佩之之子佩之以詩名家其子亦有文余欵之飯見其蓊頭有細書詩數首取視之中有一聯云匣有魚腸堪借客世無狗監莫論才余極愛之以爲近代之詩亦難得如此者後題名曰陸君弼後訪之陸乃江都人歐崙山弟子也

吾友徐長谷見詩文之佳則曰此人肚内有丹又嘗見語云公肚中曾結過丹凡有語言便與人不同此雖見謔然長谷此言自是正法藏中

第一妙訣也學者若悟得便是如來高足弟子然舉此一大公案告人無一人肯信今人遍身穿着羅綺光惟奪目然肚中不曾有飯何論於丹

崑山顧茂儉妹乃雍里方伯之女皇甫百泉之甥也嫁孫僉憲家爲婦甚有才情嘗有春日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余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嘉定一民家之婦平日未嘗作詩臨終書一絶

與其夫曰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杲[illegible]
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女衣蘆花亦悽婉可
誦此二事殊無美說
世有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胷前白
玉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
島李白羅隱潘閬四人名也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書

孔子曰游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古稱六藝書其一也蓋自庖犧氏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其肇於此矣其後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神泣則以其泄天地之秘也然使當時無文字則後世無六經矣其所繫不甚大哉書法自篆變而爲隸隸變而爲楷楷變而爲行草蓋至晉而書

法大備晉人書世已罕見即唐臨晉帖世已稱
爲奇寶矣故宋之黃長睿最號博古然自以爲不
能別晉人書但斷自唐以下[illegible]已而米南宮訕
笑之隨所至之處即扁寶晉齋蓋爲長睿也今
唐人之蹟已自難得唯宋[illegible]諸公世或有其
書余家宋人書亦有數十種今皆賣去不復存
矣茲以古人評書其灼然有見者出之
書家自史籀之後即推李斯小篆觀諸山刻石
皆大書而作細筆勁挺圓潤蓋盡去皮肉而筋

骨獨存此書家之最難者也至蔡中郎作大篆則稍兼肉矣唐時稱李陽氷陽氷時作柳葉殊乏古意間亦作小篆然不見有勁挺圓潤之意去李斯遠矣南唐徐鼎臣始爲王筋骨肉勻圓可謂盡善元時有吾子行國初則周伯琦宗王筋似乎少骨而吾松朱孟辨實爲過之

憲 孝朝李西涯與喬白巖用小篆徐子仁宗王筋皆入妙品此篆書之流派也

夫八分書之流傳於世者獨蔡中郎夏承碑蓋

言用篆之二分兼隸之八分是於二者之間別搆一體夏承碑正用此也其圓勻蒼古可謂絕妙後亦無有能繼之者矣

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漢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焚其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扎鵠卒以攻書爲比部尉後依劉表荊州平魏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

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其書也

隷書當以梁鵠爲第一今有受禪尊號二碑及孔子廟碑皆是孔廟碑是陳思王撰文梁鵠書亦二絶也蓋承中郎之後去篆而純用隷法是即隷書之祖也今世人共稱唐隷觀史維則諸人之筆卷局蠖縮行筆太滯殊不足觀至元則有吳叡孟思褚奐士文皆宗梁鵠而吾松陳文東爲最工王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諸人之上矣

近時有徐芳遠亦寫隸書其源出於朱協極此是一種惡札也

正書祖鍾太傅用筆最古至右軍稍變遒媚如黄庭經樂毅論皆神筆也此後歷唐宋絶無繼者惟趙松雪與文衡山小楷直追右軍遂與之抗行矣

余家有松雪小楷大洞玉經字如蠅頭共四千八百九十五字圓勻遒媚真可與黄庭並觀余常呼爲墨皇每移至衡山齋中即竟日展翫在

南京因槀中空乏有人以重貲購去至今時在豪家也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也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自衛伯玉父子擅行草之妙其後王右軍得法於衛夫人遂集書家之大成延其子大令與右軍抗行所謂翩翩欲度驊騮前也此外如庾征

西亡世將王領軍至宋世蕭子雲以及僧智永大率宗尚右軍皆晉法也至唐則各自成家區分派別而晉法稍變矣

談苑醍醐云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至今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苑載約作蕭字贊云抱素日絜含章内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又宋榮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虞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此莊子所謂眞好

也

宋時繼蔡忠惠米南宮用晉法亦只是具體而微直至元時有趙集賢出始盡右軍之妙而得晉人之正脉故世之評其書者以為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又曰自右軍以後唐人得其形似而不得其神韻米南宮得其神韻而不得其形似兼形似神韻而得之者惟趙子昂一人而已此可為書家定論

唐人書歐陽率更得右軍之骨虞永興得其膚

澤諸河南得其筋李北海得其肉顏魯公得其力此即所謂皆有聖人之一體者也其後徐季海則師諸河南張從申則宗李北海柳公權則規模顏魯公而去晉法漸遠矣

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猶秤薪數米況肯輕財貨文如古人乎余謂升菴此論固當然秤薪數米是不欲暴殄天物猶可言也至有積財巨萬猶日夜營求不已若見古人之蹟藁之不啻敝屣者又不知何如也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此誠得書家三昧者矣楊升菴云虞永興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議擬唐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則可以嗤蕭子雲矣然後知臨摹之益大矣宋人惟蔡忠惠米南宮晉法也若蘇長公則從褚河南徐季海來黃山谷專學顏魯公蘇長公世評其書爲純綿裹鐵若方之徐則蘇有神韻

山谷較之頗覺力稍不逮

袁裒云右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山谷言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山谷云大令草法殊逼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

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顔魯公楊少師彷彿大令耳曾公書令人隨俗多尊尚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馬遺其玄黄牝牡乃得之

東坡書唐氏六家書後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此非

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絶人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

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頗㑹公竒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栁少師本出於顔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諌理固然也世之小人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眞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

東坡論書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

山谷云歐陽率更書所謂直木曲鐵法也如甲胄有不可犯之色然未能端冕而有德威也

山谷言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縛律李建中如講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

余平生所見法書唯黃中峯家求師千文爲第一衡山跋尾亦以爲觀智永千文凡數本皆在此本下其子ㄟ都事君出以見示其次張明崖都

憲家所藏趙模行草初唐人詩數首王鳳洲亷使家震求與袁筞文皆神物也

山谷獨稱楊少師書余所藏有少師韭花帖墨跡亦神物也今在朱司成家

山谷云魯公寒食問行期爲病妻乞鹿脯從李大夫乞米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畫前耳

王礿寮儀道云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墳奔猊抉則不能無至於尺牘御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來而莊不執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踈掩歛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山谷云古人雖顛草皆四停八當凡書字偏枯皆不成字所謂失一點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壯士折一臂

山谷云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

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余謂元章過於姿媚如豐肌美婦神米照人所乏者骨氣耳而山谷比之仲由此不可曉也

山谷跋范文正公帖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着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書法妙天下不肯許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

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回腕皆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書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楊誠齋跋米南宮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未拈出今得此

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山谷云頃見蘇子瞻錢穆父論書不取張友正米芾秘不謂然及見郭忠恕叙字源乃知當代二公極爲别書者

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蓋其於篆隷真草無不臻妙如真書大者法智永小楷瀉黄庭經書碑記師李北海牋啓則師二王皆咄咄逼真而數者之中惟牋啓爲尤妙蓋二王之蹟見

於諸帖者惟簡札最多松雪朝夕臨摹蓋已冥會神契故不但書跡之同雖行款亦皆酷似乃知二王之後便有松雪其論蓋不虛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元人評書皆精當遠過宋人

元人自松雪而下世稱鮮于困學書然頗有俗氣鄧善之亦是晉淵但欠熟圓唯康里子山書

從大令來旁及米南宮工夫亦到其神韻似可
愛

元人中余最喜張貞居倪雲林二人之書盡貞
居師李北海閣學素師雖非正脉然自有一種
風氣雲林師大令無一點俗塵

三宋者宋克宋廣宋璲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
姑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
素師璲善行草亦入能品璲字仲珩乃潛溪學
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

冊入室者嘗見其書玉兎泉聯句詩玉兎泉在
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吾松在勝國與國初時善書者輩出如朱滄洲陳谷陽皆度越流輩書史會要中評朱滄洲為風度不凡陳谷陽為富於繩墨余以為陳谷陽出於滄洲之上遠甚蓋朱誠有風度亦兼善四體書但不如陳之法度精密耳余嘗有陳谷陽書一卷四體書皆備其正書一段酷似歐率更行草則漸逼大令篆書亦入格又有其書疏頭

二通全學松雪極跡爽可愛又嘗見其章草書竹筆格賦一篇在金氏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溫上世評谷陽書爲八寶中之水晶又以爲得書法於三宋此皆不知書妄爲此談耳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籍甚受 累朝恩寵然大沈正書仿陳谷陽而失之於軟沈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菴祝支山

南都金山農徐九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至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黃庭經爲余書語林序金學聖教序文有其蘭亭圖上書蘭亭序文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但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爲支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機也支山小楷亦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

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爲第一蓋其書本

於大令無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逈出諸人之上

近來人又大喜法帖夫二王之跡所僅存者惟法帖中有之誠爲可寶但石刻多是將古人之跡雙鈎下來背後填硃摩於石上故筆法盡失所存但結構而已若展轉翻勒訛以傳訛則并結構而失之故惟淳化祖帖與宋搨二王帖爲可寶其餘皆不足觀况近時各處翻刻大背楮墨可笑可笑可笑

舊濶帖中惟太清樓刻實爲至寶蓋因徽宗留意文翰而蔡京工書故摹勒皆精遠在祖帖之上

余獨愛宋搨唐人碑蓋李北海顏魯公諸碑皆親手書丹是黃仙鶴伏靈芝致石必是當時精扵刻者與塡硃上石者不同昔某法師對蘇許公云貧道塔銘但得三郎文蘇頲也五郎書蘇訛也六郎致石可以無憾則知古人勒石最所愼重或言李北海書皆自刻石所言黃仙鶴伏

鑒之假托耳

楊升菴云宋太宗刻淳化帖命侍書王著摹取著於章草諸帖形近篆摺者皆去之識者已笑其俗其所載索靖二帖脉士處農姬業掌稷猶有古意及計來東言展有期則但行草而已東書堂帖又去其前而存其後此所謂至言不出俗言勝耶孫過庭論書必傍通云篆俯貫八分包括章草涵詠飛白必如是而後為精藝也不然則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兎猶悋筌蹄

未免凡近耳

近有祖帖一本亦佳因無銀錠紋遂以爲未加銀錠時所搨然祖帖是選棗木之精者刻成即加銀錠非歲久木裂始加之也況紙墨又不甚舊此須以法眼辨之愧余凡俗人不能別識也

今世士大夫若遇定武蘭亭雖殘缺者當不惜以重貲購之然蘭亭之刻甚多宋時已有百餘種故古稱蘭亭爲聚訟不可不詳辨也

山谷云蘭亭禊飲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

用定武舊石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倫也然此本瘦字特有筆意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唐人小楷有歐率更化度寺碑虞永興破邪論薛稷杳冥君碑張長史郎官石柱記顔魯公麻姑仙壇記

顔魯公小字麻姑仙壇記此正東坡所謂小字

寬綽而有餘者也蓋自大令以下趙集賢以上八百年間唯可容蕭子雲顏魯公二人覺仙壇記許古道逸實過蕭子雲

唐人書推歐虞褚薛今歐率更有九成宮帖虞恭公碑皇甫府君碑褚有孟法師碑聖教序三龕像記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獨孟法師世已罕得見無錫秦汝立家有一宋搨本書帶隸法褚帖中當為第一

余最愛顏魯公書多方購之後亦不得其數種如

元魯山碑乃李華撰文魯公書丹李陽冰篆額世所稱三絕者是也茅山碑今亦燬於火余家所藏乃國初時搨者東方朔畫像贊家廟碑中興頌八關齋會記李抱玉與臧懷恪碑宋文貞公碑陰記多寶寺塔碑數種多寶塔正所謂最下最傳者蓋魯公書妙在峻勁而此書太整齊失之板耳

蘇黃獨不稱李北海至趙松雪出其寫碑專用北海書北海有嶽麓寺碑雲麾將軍碑有二本

一李琇一李昭道也皆妙其法華寺與莎羅樹則後人翻刻者耳

自唐以後宋元人無一好石刻雖蘇黃諸刻亦不見有佳者趙集賢學李北海書未入石者皆咄咄逼真可謂妙絶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

趙集賢與人寫碑若非茅紹之刻則不書亦以此人稍能知其筆意耳

四友齋叢説卷之二十七